

蒙古文借贷契约文书中的专有名词“asi y”、“singsi”、“yabuqu šim”和“sinei šim”

哈斯巴特尔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13—14 世纪的蒙古文借贷契约文书(以下简称“蒙借契”)目前已发现的仅有十余篇。它们是了解当时蒙古社会、经济生活的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现有蒙借契的格式非常明显地源自汉文文书,但也有回鹘文文书格式的影响。相关术语有源自汉语的,也有源自古突厥语(回鹘文文献语言)或其它语言的。这些术语有时在不同的文书中用不同的词汇,甚至同样的字在不同的文书中写法也不尽相同。这种凌乱、不统一给蒙借契的释读研究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本文试对蒙借契中有关“利息”和计量标准的部分术语“asi y”、“singsi”、“yabuqu im”和“sinei im”等作简单考释研究。

关键词: 蒙古文借贷契约文书; 专有名词; asi y; singsi; yabuqu im; sinei im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13—14 世纪蒙古文借贷契约文书(以下简称“蒙借契”)目前已刊布释读的有 11 件,全部用回鹘体蒙古文书写,且均出土于元代黑水城遗址。^①其中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阿拉善盟文物考古站于上世纪 80 年代发现的 9 件由吉田顺一、齐木德道尔吉等释读后发表在其所著《哈喇浩特出土蒙古文书研究》(以下简称《文书研究》)一书中^②;另外 2 件科兹洛夫(P. K. Kozlov, 1863—1935)于 1907—1909 年间发现并带回俄罗斯(现藏俄罗斯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借贷契约文书,由 G·卡拉(György Kara)释读后发表在其《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哈喇浩特及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研究》(以下简称《文献研究》)一书中。^③

元代官私史书中鲜有关于借贷细节的记载,因此借贷文书中的部分行文、表述现在很难理解。蒙借契更是如此。就现有蒙借契而言,其格式非常明显地是源自汉文文书,但也有回鹘文文书格式的影响。^④相关术语有源自汉语的,也有源自古突厥语(回鹘文文献语言)或其它语言的。^⑤这些术语有时在不同的文书中用不同的词汇,甚至同样的字在不同的文书中写法也不尽相同。这种凌乱、不统一给释读研究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下面试对蒙借契中有关“利息”和计量标准的部分术语作简单考释研究。

一、“asi y”

在蒙借契中“asi y”^⑥一词共出现 8 次。摘录原文如下^⑦:

MON01 号文书: (9) *asi y* u[gei] (汉译: [无]利息)

F79:W6 号文书: (8)… *mon yosu y ar as_i y* (9) *yabuqu bolba* (汉译: 其利息照此行要。)

F250:W3 号文书: (3) *qar_a emegen-ü s[inei]/// šim-iyer tabun* (4) *šim amun asi y-tu abuba asi y-iyen* (5) *sar<a> būri nigen šim-tur nigečiten* (6) *singsi yabuqu bolba* … (汉译: 用哈喇也蔑干[市]枰带息借得五斗米。利息每月一斗为份儿。【如此】行息。)

F17:W9 号文书: (7) niǰegel šim **asi y** yabuqu bol[ba] (汉译: 各计一斗**行息**。)

G106 号文书: (5) … y urban ta y ar dolo y an (6) šim bu y udai **aši y** ügei a y suǰu
(7) abuba … (汉译: …借了三石七升无**利息**的麦子。)

G109 号文书: (7) …[e]ne tarian-ni **aši y-i** inu ta y ar (8) -tu sara būri nigen
šim **aši y** yabuqu (9) bolba … (汉译: 这(些)谷物的**利息**是每石每月行一斗**利息**。)^⑧

该词在蒙借契中有 3 种不同的写法。其中多数写作“**AASIG**”^⑨, 与现代蒙古语写法相同; G109 号文书中“s”右侧写有两点, 为“**AAŠIG**”; F79:W6 号文书中写作“**AAS-IG**”。

“**asi y**”一词是蒙古语中的古突厥语借词, 突厥语意为“利益、利润”。^⑩现知记录该词最早的是发现于敦煌的被认为是 9—10 世纪的古突厥如尼文《占卜书》(Irk Bitig), 作“**asī y ī bar**—有利”。^[1]此外,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2]、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3]、回鹘文《金光明经》^[4]、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5]等古突厥语(回鹘文)文献中均有该词记载。在上述非契约类文献中该词有“**asa y**”、“**asī y**”、“**asa y tusu**”及其形容词“**asī y lī y**”、“**asa y tusulu y**”等写法, 意思均为“利益、利润”或“有益的”。与蒙借契同时代的回鹘文借贷契约文书中该词出现率也比较高。如: “**il yangīnča ašī y ī birlä bärürmān**—按照民间惯例连同**利息**一起归还”。^[6]在耿世民所著《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中收录研究的 24 件回鹘文借贷文书中“**asī y**”一词在其中的 9 件文书中出现 14 次, 写法与蒙古文同, 意思均为“利息”。⁽¹¹⁾另外, 黑城出土回鹘文文书中亦有该词, 写法、意义与上同。^[7]可见“**asī y**”在古突厥语中原意为“利益、利润”, 在契约文书中转意为“利息”。

下面来看蒙古文文献中该词的情况。《蒙古秘史》中没有出现作为“利益、利息”而用的“**asi y**”。只是作为人名, 出现过三次形同词, 分别为第 202 节“阿失黑·古列坚—**ašiq güregen**”、第 207 节“阿失黑—**ašiq**”和第 208 节“阿失黑·帖木儿—**ašiq temür**”。^[8]因仅作为人名出现, 故无法确认是否与本文中“**asi y**”为同一词。⁽¹²⁾其它蒙古文文献中该词亦多有出现。如: 1340 年立回鹘体蒙古文《云南王藏经碑》第 12 行载“**od būri ašī y-iyar**—每年用利润(利息?)”。⁽¹³⁾《萨迦格言》(《善说宝藏—Subhāsitaratnanidhi》)第九品分别出现有“**ašī y**—利益、利润”、“**ašī y la y u:lqu**—使获利”和“**ašī y lan**—利用”。⁽¹⁴⁾《穆卡迪玛特·阿勒·阿达布蒙古语词典》中“**asiq**”意为“利益、益处; 利润、赢利”。^[9]吐鲁番出土编号 T D II 33 蒙古文文书中该词亦意为“利益、有利”。^[10]

从突厥语借入蒙古语后, “**asi y**”一词沿用至今, 而且完全蒙古化了。该词在现代蒙古语中不仅保留了突厥语原意“利、利益、利润”, 而且以“**asi y**”为词根可以缀加蒙古语构词附加成分, 构成名词、动词、形容词。如“**asi y lalta**—[名]运用、使用”、“**asi y tu**—有利的、有益的”、“**asi y čī**—贪利者”、“**asi y laqu**—[动]利用”。^[11]与回鹘文情况相同, “**asi y**”在蒙古文非契约类文献中均意为“利益、利润”, 而只在借贷契约中转意为“利息”。这种转意用法可能源自回鹘文。

二、“**singsi**”

“**singsi**”一词在蒙借契中只出现过一词。摘录原文转写如下:

F250:W3 号文书: (4) … **asi y-iyar** (5) **sar<a> būri nigen šim-tur nigečiten** (6)
singsi yabuqu bolba … (汉译: 利息每月一斗为份儿。【如此】**行息**。)

该词在蒙借契中作“**SINKSI**”。《文书研究》持松井太的看法, 认为“**singsi**”是汉语容量单位“升”的音译, 但是在翻译时将“**singsi yabuqu**”作“行息”。^[12]《华夷译语》中汉语“升”对应的蒙古语为“升子”。^[13]“升”, 《广韵》读音为“识蒸切, 书蒸开三平曾”, 作 **cīəŋ**。^[14]与“**sing**”吻合。“子”, 《广韵》读音为“即里切, 精止开三上止”, 作 **tsīə**。《云南王藏经碑》第 7 行将汉语“太子”写作“**taisi**”。⁽¹⁵⁾故“**si**”可与“子”吻合。如此看来, “**singsi**”与“升子”(即“升”)吻合

不误。但是,《华夷译语》所载汉语“升”音译为蒙古文时为何后面会有表“si”音的“子”还是有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元代汉文文献中表示容量单位“升”时,不见其后加“子”。而在元代回鹘文借贷文书中汉语“升”也只是音译作“šing”,并没有“šingsi”一说。[15]再者,蒙古文“šim—斗”即是源自汉语“升”[16],那么再借时读音为何会成“singsi”呢?再看“singsi”在蒙借契中的具体情况。“asi ʏ-ıyan (5) sar<a> buɾi nigen šim-tur nigečiten (6) **singsi** yabuqu bolba”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在“singsi”之前已写明“利息每月一斗为份儿”,那么“singsi”再以支付利息的容量单位“升”出现,整句便会无法理解。故我们认为,“singsi”并非汉语“升”。

黑城出土汉文借贷契约编号 F95:W1 文书载“大斗内四石每月每石上**行息**一斗按月计算”;编号 Y1:W87 文书载“每石**行息**一斗按月计算”。[17]《事林广记》别集卷四《公理类》“告状新式”之“应索债告状式”载:…就某家揭借去**行息**至元折中统钞若干定每月依例纳息三分…。[18]“singsi”可能是上述汉文借贷契约文献中“行息”的音译。首先,两者读音吻合。“行”,现代汉语中有两个区别较大的读音——“xíng”和“háng”。中古汉语中该字虽亦有两个读音,但声母相同,均为“匣”母字,分别为:“户庚切,匣庚开二平梗”,作 ʏ ɐŋ;“胡郎切,匣唐开一平宕”,作 ʏ aŋ。区别还不是很大。其中,“ʏ ɐŋ”之声母“ʏ”在蒙元时期转变为“c”、韵母“ɐŋ”转变为“iŋ”,最终成“ciŋ”,即现代汉语“xíng”。(16)“息”,《广韵》读音为“相即切 心职开三入曾”,作 sɿək。进入近代汉语时韵母“iək”发展为“i”,成“si”。“ciŋ si”与“singsi”吻合。其次,两者意义相同。根据 F250:W3 号文书上下文,“singsi yabuqu”应与 G109、F79:W6、F17:W9 号文书中的“asi ʏ yabuqu”同。即“singsi”与“asi ʏ”同为“利息”之意。上述汉文文献中“行息”应为“行利息”的简写,意为“利息是、利息为”。(17)再者,两者功能相同。从蒙汉两种文书中不难看出,“singsi”与“行息”均出现于借贷契约相同的位置,起同样的作用。音、意、功能相同,故“singsi”为汉语“行息”的音译,当不误。

总之,蒙借契中用主要以“asi ʏ”表示“利益、利息”,而只在 F250:W3 文书中出现用“singsi”表示“利息”。“singsi”源自汉语“行息”。蒙借契中明确借贷利息数额的仅有 2 件,分别为 F250:W3 号文书第 5 行“sar<a> buɾi nigen šim-tur nigečiten—每月一斗为份儿”和 F17:W9 号文书第 7 行“niǰegel šim asi ʏ yabuqu bol[ba]—各计一斗行息”。根据所借谷物数量计算,这 2 件契约的借贷利率分别为 20%和 10%。叶新民结合汉文史料对黑城出土汉文借贷契约文书研究后指出元代亦集乃地区的通行利率为 10%。[19]上述 2 件蒙借契中虽然有 1 件是高于叶氏的结论,但却远低于元代官修法律文献的“自春至秋,每石利息重至一石,轻至五斗”[20]的利率。除上述 2 件明确写有借贷利息的文书外,其它蒙借契均未写借贷利息。有的甚至明确写有“asi ʏ ügei a ʏ suǰu—无利息借…”。众所周知,元代高利贷行业非常发达,从皇帝到地主商贾均通过高利贷谋取暴利。[21]《通制条格》卷二十八“杂令·违例取息”载“比年以来,水旱相仍,五谷薄收。阙食之家,必于豪富举借粮粮。自春至秋,每石利息重至一石,轻至五斗。有当年不能归还,将息通行作本,续倒文契。次年无还,亦如之。有一石还数倍不得已者,致使无告贫民,准折田宅,典雇儿女,良为可惜”。[22]似乎所有钱物借贷都必然有利息。然而上述未写借贷利息的文书否定了这种说法。这些文书多数只写了借贷物数量、还借贷时间以及违约后担保人替还等信息,并没有关于利息的表述。这一点为元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三、“yabuqu šim”

“yabuqu šim”在蒙借契中出现 4 次,摘录原文如下:

F61:W9 号文书: (14) en_e **yabuqu** (5) **šim-ıyer** dörben ta ʏ ar ür_e oruqu (6) ʏ aǰar-yi ög{e}be (汉译:将此以**行用枰**可种四石种子之地与了。)

F209:W69 号文书: (3) … **yabuqu šim-ıyer** ta ʏ ar naiman (4) šim bu ʏ dai asa ʏ uǰu abu ʏ _a (汉译:借讠得**行用升**一石八斗升小麦。)

F79:W7 号文书: (2) … *yabuqu šim-iyer* (3) /// [t]a ʏ ar arba asuʃu abu ʏ _a (汉译: 借到市斗大麦…石。)

G106 号文书: (4) … *yabuqu* (5) *temr-tü šim-iyer* ʏ urban ta ʏ ar dolo ʏ an (6) š im bu ʏ udai asi ʏ ügei a ʏ suʃu (7) abuba … (汉译: [拿]当前的用铁包的升借了三石七升无利息的麦子。)

“yabuqu”系蒙古语动词,意为“行、走”;“šim”为“斗”。“yabuqu šim”词组中,“yabuqu”是“šim”的修饰词。除这一词组中作为修饰词外,“yabuqu”在蒙借契中用动词使用。如 F79:W6 号文书“moŋ yosu ʏ ar as_i ʏ *yabuqu* bolba—其利息照此行要”;F250:W3 号文书“singsi *yabuqu* bolba—【如此】行息”。《文书研究》和《文献研究》将“yabuqu”视作是对元代汉语“行用”之“行”的意译,并将“yabuqu šim”译作“行用升”或将“yabuqu temürtü šim”译作“当前用的铁包的升”。[23]全荣认为是“yabuqu šim”是汉文文书中的“仓斗”,即“官斗”。[24]

从 F61:W9 号文书第 14 行出现“yabuqu šim”、第 25 行出现“sinei šim—市斗”(参看下文)以及蒙古文和汉文借贷文书中都绝少出现以“仓斗(或官斗)”为计量标准来看,“yabuqu šim”如果单指计量标准,那应为“市斗”。除“yabuqu šim”外,G106 号文书还载有“yabuqu temür-tü šim—当前用的铁包的升(或行用铁升?)”,由于没有汉文史料、文书佐证,也没有其它蒙古文文书记载,我们还无法知道该词确切的含义,只能猜测可能是计量标准“市斗”的一类。

四、“sinei šim”

“sinei šim”在蒙借契中出现 2 次,摘录原文如下:

F61:W9 号文书: (25) en_e tariyan *sinei šim-iyer* abu ʏ a (汉译: 此米以市斗取了。)

F250:W3 号文书: (3) qar_a emegen-ü *s[inei]/// šim-iyer* tabun (4) šim amun asi ʏ -tu abuba (汉译: 用哈喇也蔑干[市]枰带息借得五斗米。)

“sinei”在文书中写作“SINAI”,词中的“n”左侧没有识点。该词既不见于其它蒙古文文献,也不见于现代蒙古语。而且构词方式也与蒙古语语法特点不符。《文书研究》认为“sinei šim”是汉语“市之斗”的直译,即汉文文书中“市斗”。[25]“市”《广韵》读音为“时止切,禅止开三上止”,作“zīə”。“īə”音在 13—14 世纪演变为“i”。故“si”可与“市”对应。“šim”源于“斗”。然而“nei”音与汉语“之”音相去甚远。《文书研究》可能将“nei”音认为是蒙古语属格附加成分“0”(或其口语形式?),但其形显然不符。

同样发现于黑城的元代汉文借贷契约编号 F95:W1 文书载“借讵得口大斗内四石”;编号 F13:W130 合同婚书载“市斗内白米一石”;编号 F209:W59 合同伙计文书载“安停市斗内价钱小麦口”。[26]“大斗内”、“市斗内”在汉文文书中均为计量标准。“sinei šim”之“nei”可能是上述汉文文书计量标准之“内”的音译。“内”,《广韵》读音为“奴对切,泥队合一去蟹”,作“nuvi”,汉语发展过程中“nuvi”变为“nei”。“nei”与“内”读音吻合。就意而言,两者在借贷文书中均作为计量标准使用。而且如前所述,“si”与“市”、“šim”与“斗”吻合,“nei”和“内”对应便顺理成章。这样“sinei šim”便可对应汉语“市内斗”,当为“市斗内”的变体,意即“市斗”。

综上所述,蒙借契中计量标准多为“yabuqu šim”,直译作“行用升”,意思应为“市斗”。除“yabuqu šim”外,还有两处以“sinei šim”作计量标准,“sinei šim”是汉语“市内斗”(即“市斗”)的直译。此外,黑城出土汉文文书还载有“官斗”、“仓斗”等计量标准。“官斗”和“仓斗”系官方计量标准,而“市斗”应为非官方计量标准。由于其它史料没有关于“市斗”的明确记载,故“市斗”的具体数值及其与“官斗”、“仓斗”之间的区别无从知晓。

13—14 世纪蒙借契目前只有在黑城出土数件。这些文书记录了传统史料里不曾记载的元代社会、

经济等多方面信息，是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蒙借契相关术语多借自其它民族（主要为汉族）。从而出现了本文所述同样的意思用不同的术语表达的现象。类似的现象不仅在蒙借契中，在其它社会文书中亦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若要正确、充分利用或研究蒙借契及其它社会文书，还需对这些问题加以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又称黑城，蒙古文称“Qara Qota—黑城”，元代属亦集乃路总管府。

②吉田顺一、齐木德道尔吉：《ハラホト出土モンゴル文书の研究》，雄山阁，东京，平成20年。编号分别为：F61:W9; F209:W69; MON01; F79:W6; F62:19; F250:W3; F17:W9; F79:W7; F79:W5。其中F61:W9号文书的释读或转写还可参看全荣：“黑城出土的十四世纪蒙古文文书研究”（蒙古文），《中国蒙古学》，2010年第4期，第29-34页。

③G. 卡拉（György. Kara）：《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哈喇浩特及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研究》，敖特根译，民族出版社，2006年。编号分别为：G106; G109。其中G106号文书的释读研究还可参看F. W. Cleaves, *An Early Mongolian Loan Contract from Qara qoto*, HJAS 18, 1955, p1-49; L. Ligeti, *Monuments Préclassiques I XIII et XIV Siècles*, Budapest, 1972, p108-109; D. Tumurtogoo, *Mongolian Monuments in Uighur-Mongolian Script (XIII-XVI Centuries)*, Taipei, 2006, p181-182。G109号文书的转写可参看D. Tumurtogoo, *Mongolian Monuments in Uighur-Mongolian Script (XIII-XVI Centuries)*, Taipei, 2006, p183-184。

④回鹘文借贷文书格式的影响主要为立契日期的位置。汉文借贷文书立契日期通常写在借贷人等签字画押的前一行。而11件蒙古文借贷文书中只有1件与汉文借贷文书同。其余均与回鹘文借贷文书一样，文书开头便是立契日期。

⑤汉语借词有“tunsudai bausin—同取代保人”、“□au—钞”以及本文将要述及的“singsi—行息”、“sinei im—市内斗（市斗）”等。其中“tunsudai bausin”在不同的文书中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写法。如F209:W69号文书作“tusudai bausin”、F79:W6号文书作“tungsui tai baosin”、F62:W19号文书作“tung suu tai [bausin]”、F250:W3号文书作“tungsui tai bausin”、G106号文书作“bausin”、G109号文书作“bau in”等。这种凌乱和不统一应当归因于不同的文书书写人的个人习惯和汉语借词在元代蒙古文中译写时的随意性。但是在这些不统一的音译中可以看到元代蒙古文音译汉字的惯例。亦邻真先生指出蒙古语“s”音在元代译写汉语“精[ts]、清[ts□]、从[dz□]、心[s]、邪[z]、审[j]、日[ʒ]”等七个韵母（参看亦邻真：“元代蒙古语音译汉字的惯例”（蒙古文）；《元朝秘史》及其复原》，载《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6-227；740页）。“tunsudai bausin—同取代保人”中即用“su”译写汉语“取”；用“sin”译写汉语“人”。取，《广韵》读音为“ts□□u”（参看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88页），元朝时期读音为“ts□iu”（参看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11页）。几乎没有变化。人，《广韵》读音为“nz□□n”（郭锡良书第368页），元时读音为“ʒi□n”（杨耐思书第121页）。该词在回鹘文契约文书中亦有出现，作“tungsu taypao in”（参看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P ツイーメ、梅村坦、森安孝夫编：《ウイグル文契約文書集成》（下简称《集成》）第一卷，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61页 Mi17 TM225号文书第12行。图片见《集成》第三卷第141页；耿世民转写与《集成》同，参看其《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9页；李经纬转写作“tungsu taybao in”，参看其《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上册），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99页。上述著作的转写中“y”实与蒙古文“i”、“p”与蒙古文“b”同）。根据《集成》刊布的图片可看出，该词的回鹘文写法与蒙古文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回鹘文中“tay”与其后“pao in”连写，而蒙古文中“tai”或与其前“tungsu”连写，或单独写。由此可以看出，元代蒙古文用“s”音译写汉语“清”母和“日”母（甚至“精、从、邪、审”等韵母）的惯例可能源自回鹘文。而且是因为回鹘语中没有上述汉语声母（不包括“心”）的发音特点，故而用与这些音在发生部位上相似的“s”音译写。蒙古语情况与回鹘文相同，且蒙古文源自回鹘文，故袭用其译写方法。此外，“tunsudai bausin—同取代保人”的不同写法还体现了元代蒙古文书写特点，如“t”和“d”、“s”和“ ”不分等（有关元代蒙古文书写特点参看前引亦邻真文）。回鹘文借词有“tutu y—抵押、担保”以及本文将要述及的“asi y—利益、利息”等。此外还有借自波斯语的词汇，如“ni an—画押、盖章”、“ta yar—石”、“arba—大麦”等。考虑到双方接触的年代早晚问题，波斯语借词可能是先进入回鹘语，再从回鹘语进入蒙古语。

⑥由于不同的文书写法不同，加之后人研究转写的不同，导致该词出现了不同的写法。为行文之便，以下除摘录他

人转写时保持原貌外，其余全作“asiγ”。

⑦文书编号采用原编号，即《文书研究》和《文献研究》的编号。摘录时除非有异议，否则均采用《文书研究》和《文献研究》中的转写方式及翻译，下不赘述。

⑧这一段系笔者根据《文献研究》中所附图片转写及翻译。G.卡拉未能释读出这段，他的转写释读为：“(7) [B?/// /// M?/// ///]n-e tarian-ni a iγ-i anu T' [...] (8) [///]QW S' []N [=sayin?] BWSI [=busi?] nigen im a iγ yabuba[su?] (9) b[o]lba ...汉译：[...]至于这(?)农作物的利润[...], [即使]不好(?)，到了一升”。参看《文献研究》第39-40页。该文书的转写又见D. Tumurtogoo, *Mongolian Monuments in Uighur-Mongolian Script (XIII-XVI Centuries)*, Taipei, 2006, 第183-184页。

⑨换写(transliteration)原文时采用亦邻真先生创制的音标记写方法。参看亦邻真：“《元朝秘史》及其复原”，《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29页。其中，为显示区别，笔者特将亦邻真先生未予区分的加识点和不加识点的“S”音分别作“ ”和“S”，下不赘述。

⑩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1972. 第244-245页，“asi□”条；G.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Band II, Wiesbaden, 1965. 第58页，第480条“āsī□”。

⑪前引耿氏《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第190-215页。关于借贷文书的释读翻译还可参看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上下)，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值得注意的是，回鹘文借贷文书中作为“利息”，与“asiγ”具有相同意义和作用的还有“tū ”一词。在耿氏释读24件借贷文书中出现19次。

⑫阿尔达扎布认为该词可能是突厥语“盍”或蒙古语“瘤子”。参看阿尔达扎布：《新译集注〈蒙古秘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0页，注释6。

⑬前引D. Tumurtogoo书第259页。关于该碑释读另参看道布：“Uiyγur□in Mongγol üsüg-iyer bi□igsen Yün Nan Wang Gan□uur nom-i delgeg ülkü-yin kösiyen-ü sin□ilel-回鹘体蒙古文《云南王藏经碑》研究”(蒙古文)，《蒙古语文》，1979年第2期，第14-21页；道布：《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蒙古文)，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307-318页；包祥：“Küming deki 1340 on-u Mongγol kösiyen-ü bi□ig-i daqin ungsiγsan ni-昆明1340年蒙古文碑铭再研究”(蒙古文)，《蒙古语言文学》，1980年第1期，第38-50、76页。

⑭前引D. Tumurtogoo书第259页。

⑮前引D. Tumurtogoo书第259页。碑文原文可参看前引道布书第308页所附图片。

⑯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2002年，第125、127、189页。汉语发展史中每个阶段的变化均采用本书，下不赘述。然而，在《蒙古字韵》和《中原音韵》中“γ□□”还处于转变至“ci□”的过渡阶段，分别为“□□i□”(前引照那斯图、杨耐思书第39页)和“xi□□”(前引杨耐思书第168页)。“行”的另一个读音“γa□”的声母“γ”在蒙元时期变为“x”音，韵母“a□”没有太大变化，最终成“xa□”。《蒙古字韵》和《中原音韵》中此转变已完成，分别为“γa□”(前引照那斯图、杨耐思书第42页，该书拉丁字母“γ”是“匣(合)”母的转写，故与“x”音同)、“xa□”(前引杨耐思书第83页)。

⑰同样的位置F209:W18号文书作“行利，而”F2:W57号文书作“行利息”。参看前引李逸友书。

参考文献

- [1]耿世民.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293.
- [2]麻赫默德·喀什噶里. 突厥语大词典[M]. 第一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69, 159.
- [3]耿世民. 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551.
- [4]耿世民. 古代维吾尔文献教程[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128.
- [5]耿世民. 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A]. 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C].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 404, 407.
- [6]耿世民. 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212.
- [7]文书研究[M]. 第184页 F13: W66号文书第4行和第189页 F277: W56号文书第5行.
- [8]阿尔达扎布. 新译集注《蒙古秘史》[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 386, 396, 399.

- [9]保朝鲁. 穆卡迪玛特蒙古语词典[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2. 9.
- [10]D. Cerensodnon & M. Taube.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M]. Berlin, 1993. 187-189.
- [11]斯钦朝克图. 蒙古语词根词典[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8. 117; 蒙汉简明词典[M]. 修订本, 北京, 1978. 55.
- [12]文书研究[M]. 第 34 页注释 5 和第 61 页注释 6.
- [13]火源潔译, 第伯符辑. 华夷译语[M]. 台北: 珪庭出版有限公司, 民国 68 年. 第 336 页.
- [14]郭锡良. 汉字古音手册[M]. 增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年. 424.
- [15]耿世民. 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M] 第 206 页.
- [16]文书研究[M] 第 34 页.
- [17]李逸友. 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1. 186-187.
- [18]元代法律资料辑存[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229.
- [19]叶新民. 亦集乃路元代契约文书研究[A]. 蒙古史研究[C]. 第五辑, 1997. 120.
- [20]方龄贵校注. 通制条格校注[M]. 卷二八“杂令 违例取息”,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679; 元典章[M]. 卷二七, 户部卷一三《私债 放粟依乡原例》(《通制条格》).
- [21]李干. 元代社会经济史稿[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293-299.
- [22]通制条格校注[M]. 第 679 页.
- [23]文书研究[M]. 第 34 页; 文献研究[M]. 第 33 页.
- [24]全荣. 黑城出土的十四世纪蒙古文文书研究[J]. 蒙古文, 中国蒙古学, 2010, (4): 32.
- [25]文书研究[M]. 第 35 页.
- [26]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1. 186, 187, 189.

Some Related Terms in Mongolian Loancontract in 13 -14th Century

Altan Khasbaatar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11 Mongolian loancontracts of Yuan Dynasty (13-14th Century) discovered at present. Obviously the format of these texts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documents, but some of which also derived from Uighur texts. Some of the related terms are from Chinese, whereas the others from ancient Turkic or other languages. These terms are used differently in diverse manuscripts. Moreover, same words are written differently in various documents. In this paper, I tried to study some of the terms used in Mongolian loancontracts in an etymological perspective. For example, *asiy*, *singsi*, *yabuqu šim* and *sinei šim*.

Key words: Mongolian loan contract; related terms ;*asiy* ; *singsi*; *yabuqu šim*; *sinei šim*

收稿日期: 2015-06-12;

作者简介: 哈斯巴特尔(1984—), 男, 蒙古族, 内蒙古达茂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2011 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蒙古史研究。